

前 言

《阿穆尔河的里程》^①发表于苏联《远东》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五、六、七期。这本所谓的“历史”小说以一八五七年、一八五八年沙皇俄国派遣侵略军和武装哥萨克强行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用武力胁迫清朝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为题材，伪造历史，颠倒黑白，无耻地为老沙皇的侵略罪行辩护，替新沙皇进一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制造“历史”根据。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沙皇俄国勾结其他列强，推行瓜分中国的侵略政策，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对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予以痛斥。一八五八年马克思在评论《中俄璦琿条约》时说：“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

① 《阿穆尔河的里程》作者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纳沃洛奇金，是苏联《远东》杂志的副主编。据该杂志介绍，他一九二三年生于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曾在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写过一些儿童读物和描写战争的中篇小说。

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在《中俄璦琿条约》签订之后，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列宁也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光辉论断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反华，公然肆意歪曲历史，编造了大量谎言。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那里的居民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就向中国周朝贡献“楷矢石弩”，以后又一直由中国历朝政府管辖。但是《阿穆尔河的里程》的作者喋喋不休地侈谈什么“十七世纪俄国新土地的开发者”“发现”了这块“新土地”，“唤醒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沉睡着的辽阔的阿穆尔地区”，无耻地叫嚷这个地区是“从古属于俄国的土地”，胡说什么沙俄侵占这些地方是“俄国到祖先的土地上来了”。明明是沙俄武装哥萨克从乌拉尔山那一边万里迢迢窜到我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但此书作者却反诬中国人“从兴安岭，那白石山的后方大举进犯”。明明是沙俄和英、法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侵略中国，却说成是“在阿穆尔河上俄国和中国有共同切身利益”，沙俄是中国“安危与共的朋友”。呸！什么“友好”，什么“移民”，统统都是野蛮的侵略。小说作者所顶礼

膜拜的殖民总督穆拉维约夫自己就明白供认过：“如果对中国使用武力，阿穆尔将是我们的主要作战基地。在瑛珲登陆，从那里有几条平坦大道，穿过人烟稠密的地区，通向南满和北京。”^①“我们今年（指一八五七年——译者）要派出先遣队，等来年河开草长，再率主力向前推进……假如我们能立足满洲、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俄国庇护的两个公国，即使暂时不移民也于事无损。”^②这几句话彻底暴露了沙俄的侵略野心，是任何诡辩也掩盖不了的。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曾指出：“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这部小说的作者竭力美化沙皇侵华，煞费苦心地把这种侵略披上所谓“伟大的事业”、“人道的、全民的事业”等等外衣，吹捧沙俄侵略军“毫无怨言地长途跋涉”，“他们肚子饿了，衣服湿了，人给水淹了，身子冻僵了，但总是迈步向前；他们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这样的兵役不是总督需要，也不是率领他们的军官需要，甚至不是沙皇需要，而是整个国家的需要，俄国的需要”。这绝不仅仅是为老沙皇辩护，这是妄图欺骗苏联人民，叫他们俯首帖耳地为新沙皇霸权主义卖命。

小说作者不但大肆吹捧穷凶极恶的沙俄侵华干将穆拉维约夫，并且还用回忆“历史”、诵诗唱歌、描写给新霸占的所谓哥萨克镇命名等手法，无耻吹捧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沙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五十六章。

② 同上。

俄侵华头目，为他们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把臭名昭著的莫斯克维金、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托尔布津、涅维尔斯科依等殖民强盗说成“地理上有过伟大发现的俄国人”、“英雄”，给他们戴上“光荣”、“功勋”、“丰功伟绩”等一顶顶桂冠，把残暴的沙俄侵略军吹捧成“阿穆尔河的开拓者”、少数民族的“保护者”等等。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帮强盗是一伙罪恶昭彰的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有的还是灭绝人性的吃人野兽。伟大的列宁就曾愤怒痛斥俄国侵略军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暴行：“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指中国——译者）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是对这伙无恶不作的殖民强盗，小说作者却要苏联人民“永远怀念”他们，“要无愧于他们的光荣”。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如此起劲地表彰死了的侵略者，就是为了煽动大国沙文主义的狂热，妄图把苏联人民推向侵略战争的灾难深渊。

新沙皇为了掩盖自己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必然要竭力煽起反华歇斯底里。正因为如此，《阿穆尔河的里程》的作者挖空心思，对中国人肆意丑化，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列宁说过：“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还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今天，用这一段话来揭露勃列日涅夫叛

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的罪恶用心和丑恶嘴脸，真是恰到好处。

一九七三年十月，苏联作协、文艺评论和文学理论委员会举行全会，专门讨论“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会议纪要中说：“历史主义的嗅觉要求从当代立场出发去观察历史”，“我们怎么写，历史就怎么保留下来，人们就怎么记住”，“我们还知道俄国旅行家的名字，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开发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旧的历史文献对他们没有给以评价。填补这一空白，难道不是我们的职责吗？”这份纪要绝妙地供出了苏修的所谓“历史”小说的“职责”，正是要按照新沙皇的旨意，篡改历史，为新沙皇侵略扩张政策服务。而一九七三年出笼的《阿穆尔河的里程》正是这种“历史”小说的黑标本。它配合新沙皇在边界问题上大肆反华的种种谬论，“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通过对老沙皇侵略罪行的歌颂，来粉饰新沙皇今天对中国领土的侵略野心。但新沙皇请出老沙皇的亡灵，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侵略扩张政策必将破产的命运。历史是无情的，老沙皇已经受到俄国革命人民的惩罚，新沙皇的结局也绝不会比老沙皇更美妙。

《阿穆尔河的里程》还七拼八凑，塞进了许多不堪入目的黄色情节。这正反映了今天苏修文学的堕落。

《阿穆尔河的里程》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我们怀着极大的愤怒把它翻译出来，供读者批判。让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知，轻易拿一百多年前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西伯利亚五戈比铜币换了这家伙。现在他们都上了年纪，但想起来还觉得后悔。这种五戈比铜币，还有十戈比铜币（一面铸着一对貂，另一面铸着女皇姓名的第一个花体字母），后来价钱猛涨。阿穆尔河对岸过来的商贩在乌斯特—斯特烈耳卡这儿一年一度的集市上，在格尔必齐大集上，甚至远在老祖鲁海图哨所那里，到处都把这种铜币的价格抬得比银币还高。拿它可以换到中国烧酒、小米、火镰和烟叶。虽然烟叶这东西如今对这两位老人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他们都不能抽了，一抽就咳嗽。所以他们只抽空烟袋，吸吸里面的烟油味儿。味儿自然多少还有一点。

比什科夫抽最后一袋烟是在去年冬天尼古拉节^①，当时他已经从考察队回来，在家休息了一些日子。那一次，士兵和哥萨克受够了罪，又冻又饿，许多人得了伤寒、感冒，上帝不保佑，一命呜呼了。这都是奥勃列乌霍夫上校大人的“德政”，真该叫他下地狱！比什科夫当时也和弟兄们在一起，不过他还算侥幸。正好在尼古拉节前夕，感冒高烧退了。虽说人虚得两条腿都站不稳，却还能用冻僵的手指往烟袋里装烟，没有撒在地上。装好一袋烟，他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于是叫女儿娜斯佳打火镰，刚吸进一口，就是一阵咳嗽。再试一次——还是不行。从此，参加过阿穆尔河上两次浮运的军役哥萨克库兹玛·比什科夫就不再抽烟了。但

① 宗教节日，旧俄历十二月六日。

是烟袋他没有扔，空着抽几口，肚子似乎好受点。大概里面还有点烟味儿。

曼德里卡戒烟更早，可以说是发愤戒掉的。那时大伙儿正在送第一批浮运的人，是哪一年的事？或许就是祖鲁海图的一批哥萨克迁移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米的那一年。他们带来猪和羊。当地人还从来没看见过这种牲畜。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当时可真是全镇老少都轰动了，一齐涌到新来的哥萨克连长家门口，去见识见识猪是什么长相，羊又是什么东西。老太婆们从旁边路过的时候，总是扭过半个身子，用手画十字；孩子们是严格禁止到移民户门口去玩的，也不许去看他们带来的肮脏畜生。这也难怪，因为在这以前，斯特烈耳卡的哥萨克除了马以外，很少养牲畜和种地。他们主要靠渔猎过日子，马鹿皮和驼鹿皮就拿到各村去换粮食，毛皮拿到石勒喀扎沃德卖给商人，然后买回全年要用的生活必需品。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哥萨克死水般的生活起了变化。曼德里卡寻思：“这么说，第一次浮运不是那一年，还是后来的事情。”

“老兄，第一次浮运是哪一年？”他问。

比什科夫把烟袋塞进棉袍袖子里，老爱淌泪的眼睛望着岸边正在挥动利斧的彼得扎沃德的边防兵，一面掐着大骨节的手指计算：“第一年浮运到尼古拉耶夫斯克^①，过年

^① 即庙街。

回来；后来他在奥勃列乌霍夫上校手下跟第十三边防营跑了一趟，得了病。现在又是一年——一千八百五十七年。那末，第一次是一八五四年。”比什科夫狡黠地眯起眼睛说：

“要是你老兄健忘，不记得埃波夫哪一年揍了你一记耳光，我算就该是五四年！”

“是五四年，”曼德里卡动了动花白胡子表示同意，他回想起那年春天不寻常的忙碌景象，好象是世界末日已经到来。河面上全是平底船、驳船，载着哥萨克和士兵。镇上谁也从来没有想到，小小的地方一下子竟挤得下这么多人；僻静的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原来只有二十五户人家，却热闹成这个样子！这回又盖连部，又修军需仓库，又建粮库和新的住房。

机灵的哥萨克想从士兵嘴里探点口风：“你们这么多人是从哪儿来的呀？”回答是：“嘿，伙计，这还不明白：大兵生小兵，生出来的呗！”

最使镇上居民惊奇的当然要算“额尔古纳”号轮船了。人居然能想出这么个怪物！高高的烟囱里不断喷出浓烟，笼罩河岸和哥萨克的房子，就象秋天烧荒似的。它还会呜呜叫，吓得马儿乱蹦，沿河好几俄里^①外都听得见。林中人埃文基人后来说，当时他们一听到汽笛，吓得要命，以为魔鬼来了，就游收到更深的密林中去了。

启碇浮运的时候，一片忙乱，人们嗓子都喊哑了。哥萨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

克妇女腿都哭软了。把自己的当家人和大小子送到谁也不知道的远方，这是破天荒的事。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团聚，就连乌斯特—斯特烈耳卡的连长、无级衔哥萨克少尉鲍格丹诺夫和参加这次浮运的混成连连长、无级衔哥萨克中尉斯科别里琴，也都说不上。只知道上面命令哥萨克出发时要带两年的口粮和被服。

从前这里的妇女送亲人到祖鲁海图城堡去受训，总要大哭一场。祖鲁海图离这里好象很远很远，总有五百俄里；而这次哥萨克要去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据说有两、三千，甚至四、五千俄里呢。而且更吓人的是，据说那里就是天边了。

难怪妇女们号啕大哭；长官、哥萨克和士兵们不管有事没事都放开喉咙叫嚷。后来时间一到，该喊“乌拉”和“甘愿效劳”的时候，许多人都喊不出声来了：嗓子哑了。只有曼德里卡一个人坐在岸边一根被早晨的雨水淋湿还没干的圆木上——也就是现在他和比什科夫一起坐着晒太阳的那根圆木上。他独自坐着，用手搓着热辣辣的耳朵，因为在人群拥挤的时候，军士瓦西卡·埃波夫给了他一个耳光。打得不轻，大概他在训练时打军役哥萨克打惯了。还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句：“你这少字号的！别总在跟前晃！”

上了年纪的少年哥萨克现在只有曼德里卡一个了；过去，新总督穆拉维约夫阁下上任之前，照老章程办事，许多人白发苍苍还是“少年”哥萨克。那时军役哥萨克要得少，不入军籍的都叫少年哥萨克，他们不领军饷和被服，口粮虽说一生下来就有，也只给半份。

穆拉维约夫上任以后，少年哥萨克不满五十五岁的，一律编入军籍。只有曼德里卡超龄了，没能转为军役哥萨克。上面派他砍伐造筏用的木头。他砍倒树木，流送完毕，回到镇上，正好大伙儿在送行。他站在水边人群里，和镇上男女老少一起看混成连整队准备上筏。这时“额尔古纳”号船上伊尔库次克团军乐队的十四支铜号吹得震天响。几个不识好歹的女人挤到连队前面，把曼德里卡也裹上前了。军士瓦西卡·埃波夫一见火冒三丈，大声喝道：“他妈的：……往哪儿窜！你也凑热闹，少字号的！别总在跟前晃！”说着就是一记耳光。

老头挤回到岸上，在圆木上坐下，掏出烟袋，想抽几口消消气。可是这回烟袋也帮不了忙。一阵咳嗽，只觉得头昏脑胀，眼泪也呛出来了。曼德里卡朝埃波夫那边啐了一口唾沫。从此以后他不抽烟了。说戒就戒。嘿，哥萨克说话是算数的。

两个老头侧着身子晒太阳，虽然各想各的心事，要分析起来，却也是同一条思路：都在回想乌斯特—斯特烈耳卡的生活以至整个外贝加尔的生活是怎么一下子突然起了巨变的。

从前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岸边碰不到几个人，碰到的也都是埃文基族猎人或者镇上的渔民，要不就是自己的哨兵骑马沿边界线巡逻。镇上有多少“划子”——用现在的说法，叫“独木舟”——扳起一个手的指头就数得清。可这四年来，斯特烈耳卡镇上什么样的人没有碰见过？从最远

的镇上来的哥萨克，边防营的士兵，各方长官；哥萨克的、部队的，有的还佩戴着带穗的肩章，甚至有来自伊尔库次克的官员。现在，据说沙皇公使普提雅廷伯爵就要驾临。有时行商来做生意，肩背麻布包，到镇上比较大的房子里，解开货包，推销他的货物。姑娘、媳妇见了就象着魔似的：时式袜子、戒指、耳环都想买。伶俐的货郎还抖搂抖搂绦带，显示显示珠串。曼德里卡叹息今不如昔：“从前镇上的人互相买卖都觉得不体面。谁捕了大鲟鱼，谁打着孢子，东邻西舍一分完事。可现在，自从商贩登门以后，不管近邻远亲，都做起买卖来了。”

“前几年，妇女和男人同在一个澡堂洗澡，”比什科夫心想，“现在我的娜斯佳，一听镇上过去这种旧风俗，就会嗤的笑出声来……这也难怪。看，现在有的是澡堂子，整天烧得热气腾腾，来往过客总爱进去洗个蒸浴。”

“听说瓦西卡·埃波夫中签了，要迁到阿穆尔去，”曼德里卡说。

比什科夫回答：“我要是没有病，我就自愿迁移。”

“我可不……”曼德里卡自言自语地说，“你知道，一搬家，家业就全完了！”

“话是这么说。可我们有什么家业啊！到了新地方可以领十五个卢布的津贴，还吃两年野战哥萨克的薪饷……再说，祖先留给我们的阿穆尔地区土地都荒着哩。”

曼德里卡不吱声，只吸空烟袋。比什科夫也沉默下来。两人都在回想冬天的事，镇上宣读和解释了总督的命令，号

召志愿移民，将拨给移民户浮运用的平底船和驳船。总督还答应给移民在新地点修建住房。造船的木料也拨给他们。家小都能领哥萨克的半份口粮，也是给两年的。哥萨克们，尽管迁移就是！但是志愿迁移的还是寥寥无几。到了春天，就实行抽签，抽着谁，谁就走！

曼德里卡望着街上，这条街朝阿穆尔河的方向伸展，通到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的地方。从那里开始，有一条水路通向遥远的地方，直到海边。他瞧见一个小哥萨克，缓缓挪动脚步，无精打采地从坑坑洼洼的大路上过来。

曼德里卡喊道：“谢姆卡！乖乖的，到这儿来。”

这个邻居的小孩侧着身子向老人走来，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停住了脚步。

曼德里卡好奇地问：“放学回家吗？”

“嗯，”谢姆卡说。

“今天挨打没有？”

“不几下子，”谢姆卡有点发蔫。

“大概哭了吧？”比什科夫眨了眨眼睛问。谢姆卡不吱声，象是有点尴尬。

“为什么挨打了？”

“地理课没学好呗……”

“你上了什么课？来，给爷爷说说。”

谢姆卡好象早就有了准备似的，清了清嗓子，连珠炮似地嘟哝起来：

“第五页。仔细看这张世界地形图，不难发现，大陆和

海岛都不是胡乱分布的，而是有某种对称性，因此地球上全部陆地可分为四部份：第一部份——新大陆，或称模范大陆，即我们平常说的美洲。第二部份——中央大陆，或称欧非大陆。第三部份——东方大陆，即亚澳大陆。第四部份——海岛，海岛虽然分散在各处，但是仔细考察，就能找出它们的共同点……”谢姆卡一口气背到这里，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停住了。

“嗯，好嘛，”曼德里卡说，“讲得头头是道，干吗要打我们的好学生呢？”

“下边我没记熟。这一课有整整一大篇哩！”

“嗯，嗯，”比什科夫眯起常涵泪的眼睛，微笑着说，“好谢姆卡，想不想到阿穆尔去？”

“想！”谢姆卡高声说，一面想象自己跨上了哥萨克骏马，顿了一下脚，拔腿往家跑去了。

事实上，小家伙做梦也看见波涛滚滚、望不到尽头的阿穆尔河。对他来说，“阿穆尔”不仅仅是沙洲外面的一条河，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比什科夫爷爷常讲起，那地方有过一座光荣的俄国城堡阿尔巴津^①。那里不止一次摆过激烈的战场，炮弹横飞，谢姆卡的祖辈曾在那里和敌人拚杀过。现在外贝加尔一些哥萨克镇的住户就是从那里迁来的，据说阿穆尔河沿岸还残留着从前伊格纳希纳屯、士兵屯、修道院屯等比较大的村落的遗迹。

^① 即雅克萨。

阿穆尔吸引着哥萨克小鬼。难道真有那样的地方，白茫茫一片，对岸只是有时隐约可见？去过那里的哥萨克说，那地方长葡萄，吃了醉醺醺的；秋天，阿穆尔河里鱼多得不得了，船桨都能给弄断，你只消拿个锅就可以从河里舀出鱼来。他们从阿穆尔带回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大鲑鱼。他们还说有老虎，据说那家伙可厉害啦！

这小哥萨克很想亲眼去瞧瞧。所有小鬼都有这心思。难怪他们好久不玩“放哨”了。以前大家常玩这种很有趣的游戏：把自己假装为成年哥萨克，骑着大马巡逻边防线；另一些扮格尔必齐哨所的哥萨克，也骑着马朝他们跑过来，大家到一个地方碰个头，交换签条，然后分手。现在小哥萨克们尽玩“浮运”：背纤啦，暴风雨中行船啦，生篝火啦，还有上山打黄斑虎啦。

比什科夫闷闷不乐地寻思：“谢姆卡要去，别人也有很多要去的。我可去不成了。能拖到秋天，拖到天冷的时候就不错了，或许能活到……”

额尔古纳河这一段水流相当急，清澈的河水映着阳光，水浅的地方激起粼粼的波纹。岸上传来单调的嘎嘎吱吱的锯声；斧头的声音听起来象有人在那里说话。正熬着涂驳船用的臭油，满街都是难闻的臭味；透过臭味还可以闻到一种荞麦饭的香味，那是岸上在给士兵做饭。

岸边那个还是第一次浮运时造的打铁铺，已经熏得漆黑，看过去就象没有烟囱的澡堂。里面不停地送出当当的铁锤声。

一位军士正对一个不知犯了什么错误的士兵大发雷霆，使劲抓住士兵的衣领摇晃。那个身材魁梧的边防兵两手贴着裤线，毕恭毕敬，想以此来平息军士先生的怒气。这时从远处河湾向镇上鱼贯驶来一列驳船，不是沿额尔古纳河，而是沿石勒喀河来的，也许从石勒喀扎沃德来，也许直接从赤塔来都说不定。

这几天，阿穆尔河第四次浮运就要开始了。

夜里，额尔古纳河对岸中国境内，黑黢黢的高山陡壁背后升起一轮明月。月亮映在水中，一条亮晶晶的光带跨过额尔古纳河，在乌斯特—斯特烈耳卡附近的岸边中断了，然后变窄了些，又亮晶晶地铺在石勒喀河面上。

月光映在哥萨克连长家用真正的玻璃块拼凑起来的窗户上面，也映射在哥萨克农舍的云母小窗上。虽然大部分哥萨克天一黑就早早躺下休息了，可是窗户上月亮的反光，却使人觉得好象全镇家家都点着灯火。

在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岸边，砍掉了的茂密树丛后面，生起一堆堆篝火。湍急的河水冲刷着按船舶工程师布拉切克设计制造的笨重驳船的舷板，摇晃着根本不经设计随便拼搭起来的筏子——还是用那位衣着时髦的布拉切克的话来说，这种筏子是“随心所欲胡搞出来的”。

河岸附近比什科夫家旁边的一堆篝火烧得特别旺。镇上的青年男女和冰排刚流净就来到这里的额尔古纳人——祖鲁海图哥萨克都聚在这里玩乐。边防兵们也跑拢来听大伙唱歌。但是他们当天才到镇上，人生地不熟，这时只站在

“管中国人这么叫，”另一个回答，“这姑娘真带劲！”他用臂肘碰了碰第一个人。

那人“嗯”了一声说：

“漂亮的玛莎，不属我们家。”

“她不叫玛莎，叫娜斯佳。”

“一个样——也不属我们家！”

岸上的哨兵此呼彼应。歌子唱到经过激烈厮杀，博格德人吃败仗的地方就结束了。歌声一停，可以听到石勒喀河上的岗哨在喊话，接着那边也响起男人的歌声，虽然距离很远，辨不清歌词，可是年轻的哥萨克听得很兴奋。他们熟悉这首歌，这是镇上的比什科夫，也就是娜斯佳她父亲编的新歌，唱的是去年，一八五六年航行的艰苦情景：

从斯特烈耳卡满载启碇，

痛苦的泪水直流到奇吉屯……

“娜斯佳，”围在篝火四周的哥萨克人群背后有人喊了一句。“听，娜斯佳！士兵在唱你爸爸编的歌哩！”

可是娜斯佳已经不在篝火旁边了。伊凡·曼德里卡等歌声一落，就悄悄把她领走了。

这夜，瓦尼亚的爸爸曼德里卡老头家里直到深夜还点着灯。

真是没料到的事：太阳落了山，老人家里还来客人。

起先，曼德里卡坐在板铺上，正犹豫着现在就脱鞋呢，还是过一会儿等老伴收拾好锅碗瓢盆再说。玛尔法想趁天

色还亮，把食具洗干净，所以在灶边忙个不停。她把铁锅里剩下的一点鱼汤，还有烤好的土豆都放在炉灶里，好等瓦尼亚在外面跑够了回家时能吃上热腾腾的晚饭。她从灶里取出炉叉，无意中带出一些热炭，落到地上。她唠叨着：这真是，黑天了，还会有客人来？又得点灯了，灯盏里的油已经见底了。

“不要紧，我们的小客人瓦尼亚玩够了回来，摸着黑吃饭也不会吃到鼻子里去，”曼德里卡坐在板铺上说，“如果娜斯佳一起来，他俩摸黑坐更自在。”

“老糊涂，对自己的孩子，说出这种话，真不该！”老伴责备说。

“瓦尼亚还是个孩子！都已经是军役哥萨克了，”老头本想反驳，话到嘴边没说出来。他自从上了年纪，一天天干瘪下去，个子好象也比以前矮了，玛尔法却愈来愈胖，家中大权便慢慢落到老婆手里。玛尔法对丈夫倒不粗声粗气，也不支使他干这干那，尤其在人前，可曼德里卡却越来越听从老伴，什么事都将就她。老头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可能是因为自己至今还没有混到哥萨克全饷，还不是军役身份，也可能就因为玛尔法长得膀大腰圆。玛尔法就好象没有觉察到丈夫的驯顺似的，经常尊称他为“哥萨克”，但是家里大小事情都由她作主。

曼德里卡正坐着寻思：脱掉靴子呢还是等一会儿老伴——只听见门斗里有脚步声。有人在门上摸索着找拉手，可见不是伊凡。终于摸到了，门开了。